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杨卓  
2022年7月5日 星期三 28823906

老照片

## 40年前，他们这样抢耕抢种

颜家连

1981年，我在刚刚复刊的《攸县报》当记者，那会儿正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逐步落实到位的转折期。那年冬春交替之际，我接到报社的命令，去了江桥公社（现改镇）采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落实情况。

那时农村刚刚“分到田”，牛和耕地农具无法家家户分到一套，都是几家几户采取“抓阄”的办法共用一套，大多数农户甚至得不到其中的一件（条），当时的农民喜得耕地后迸发出极大的种粮热情，为了不误农时，抢耕抢种，人工拉犁犁地的现象便时有出现。我所拍摄的正是这么一幅人拉犁的画面，记得当时的照相机还没配长焦变焦镜头，为了拍摄动人画面，我只得脱掉鞋袜，悄悄（不干扰耕种者的情绪）走进冰冷的水田里，找到恰当的构图，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除在当时我就取的《攸县报》刊登外，还先后在《湖南日报》《中国农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有的刊物还以《惜地如金》命名当作艺术照片刊登。

现在看来，并非这张照片艺术价值有多高，主要是其记录了当时农村的改革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剔除了吃“大锅饭”的弊端，从根本上真正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具有较强的现实新闻价值。

今日的农村，早就摒弃了照片里这种近似“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眼下农村的耕地机、播种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在广阔的田野里到处奔弛，农民舒服服地耕种着农田，年年喜获丰收。如今的农民不仅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档次堪比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区比比皆是，彻底置换了农民的身份，农民成了与城镇居民没什么两样的农村“城镇居民”。

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实践证明：农村的改革成功了，真正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曾预言的那样——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



真情

## 妈妈也有少女时

王琳颖

小时候，我总是偷用妈妈的化妆品，把自己涂成大花脸；长大后，妈妈却总是用我闲置下来的化妆品。小时候，我总是偷穿妈妈的高跟鞋，把自己假扮成大人；长大后，妈妈却总是穿我淘汰下来的旧皮鞋。点点滴滴，汇成生命中的暖流。然而，在当“妈妈”前，她们不也都是青春无羁的甜妹子吗？

母爱如水，水之善流，无形无际，水之所处，无微不至。十六岁，一直在呵护中长大的我，独自一人踏上外出求学之路。新生报到第一天，紧张忙碌地办理入学手续、到宿舍安顿好行李，直到傍晚闲下来时，我赶紧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听到妈妈声音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一颗颗滚落下来，在公用电话亭抽泣着。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她在挂上电话的时候也哭了。

入学后不久，妈妈以送衣服为名，辗转了3个小时的车程来学校看我。除了衣服，还有满满一大箱子我爱吃的老式蛋糕和家里葡萄架上新鲜采摘的马奶葡萄。难得来市里的妈妈没有带我“下馆子”，只是在学校食堂一起吃了一顿快餐，便匆匆赶车离开。在我的记忆中，她不会当面对我说：“我想你了，来看看你。”

二十七岁，当我选择爱情嫁给丈夫的时候，她说：“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什么都可以靠自己的奋斗得来。我和你爸爸当初也是一无所有，现在经过打拼，不也都拥有了吗？”因为爱我，所以支持着我的选择，妈妈用她的人生经验，一点点地影响着我的三观。

因为我在外地工作，妈妈一下子喜欢上了智能手机。以前我在她身边时，她因来无事也不会去摆弄她不太擅长的智能手机。现在的地，为了方便千里之外与我“见面”，在老同事的指导下学会了使用微信视频聊天，每隔两三天就打一次视频电话，这成了我们的沟通纽带，智能手机的各项功能她也在慢慢熟络。当我看到她“朋友圈”的第一条动态时，眼泪便忍不住划过脸颊：“3月22日，我亲爱的姑娘去杭州了……”

岁月何其幸，只负天下素手无心之人。不知不觉中，我再也不能躺在她的怀里，看着她为我梳洗打扮；不知不觉中，我也不再抱着她撒娇，她也不会严厉地斥责我；不知不觉中，额头上的银丝、脸颊间的皱纹成了岁月留给她的痕迹。

我忘了她也曾是撒娇的孩子，而如今，她精通百般手艺；我忘了她也曾是明媚的少女，而如今，她与柴米油盐为伴；我忘了，她也曾拥有自己的梦想，而如今，她的梦想都是我日复一日机械般的操劳和对我的体贴关怀，我知道那都太重了。

妈，我想问一问——“你的腰疼，最近可好些？你的老花镜还好用吗？”



杂草掩映的龙潭潭

风光壮美的笔架峰



旧事

## 那些年，我们“凑在一起”过暑假

管洪芬

回想起来，小的时候对暑假，总有种又爱又恨的感觉。放暑假多好啊，不用每天起早上学；母亲也不会很管我，每天过得那叫一个无拘无束；也有暑假作业，但总是优哉游哉地写；关键的是我可以和我那些表兄妹一起玩了，但与此同时，我知道我和他们的战争也近了。

算起来是30多年前了，那时候鲜少有人家里安装了电话，反正我家和亲戚家都是没有的，暑假一到，大家也不打招呼，反正跟约定俗成一样，暑假就得是孩子凑一起过才行。那时候老一辈人的兄弟姐妹多，像我家，我母亲是老大，底下还有两个阿姨，四个舅舅，一到暑假，哗啦啦地，所有阿姨舅舅家的孩子全来了我家，从我家开始，这一大群孩子的“凑”暑假就算是开始了。当然大人们对于这一模式也是默许的，表兄妹们来了，母亲再忙，家里经济状况再紧张，也会使出浑身解数招待这些“小贵宾”，毕竟平日日子琐碎，孩子们这样子聚在一起的机会并不多。于是由母亲负责着我们的后勤，我们只要开开心心地玩就一切OK。

后来发现“只要开开心心地玩”不过是大人的期望罢了，孩子们才不可能那么乖巧听话。凑到一起的第一天还好，被新鲜和喜悦包围着，孩子间还能保持着起码的礼貌，日子一长就不对劲了，你碰着我了，我碰着你了，或者又争抢什么东西了，其实孩子们在在一起磕磕碰碰，哪怕是争抢一些东西都稀松平常，可那时我们都特宠自己，吃一点亏就想告状，就想大人来主持公道，被告状的人自然更不服气，于是更吵，更闹。记得有一次，因为我的一个玩具，我和阿姨家表妹闹起了矛盾。玩具是我的，她认为是客人，我就得让着她玩，而我呢，我感觉玩具是我的，我现在自己要玩，凭什么让她玩呢？再说了她这么凶，我偏不给她玩。

于是吵啊闹，最后发展到表妹哭着要回家。母亲来劝，表妹自己打包了衣服，是非走不可。才来几天，怎么能走呢？实在劝不住，母亲便由着她闹。那时候不光电话不普及，交通也不发达，家里有自行车的也少，表妹吵着要回去，如果母亲不送她，基本她也没辙。于是傍晚，母亲便偷偷带我，说这样跟表妹吵，过几天还要去阿姨家玩吗？我一想，到时大家都去阿姨家了，剩我孤零零在家，肯定不行，于是权衡利弊，最终我只能选择道歉。

一场纷争结束了，我和表妹重归于好，但这种战争的结果并不代表再没别的战争的开始。很快，舅舅表哥和另一个小表妹又吵上了，好在，母亲对这一切司空见惯了，见招拆招成了她的拿手好戏。就这样吵啊闹啊再辗转折腾地，我们表兄妹凑在一起很快就把暑假折腾完了。

忘了是从什么时候结束这种过暑假模式的，反正好长一段时间里，哪怕是现在，我都很少怀念那时候的暑假，大家凑在一起，虽然吵着闹着，但日子过得真开心啊，不像现在，孩子们的暑假只有自己，只有补习班，只是时光一去不复返，很多事早已只剩下怀念和回味了……

## 回龙仙今昔

谭圣林

一阵绿色的风，滑落在山谷里，碎成了一潭泉水。一条传说中的小龙，趴在笔架峰山下吮吸了龙潭水。回头醉卧，梦醒时分，已成一座龙山。

老家回龙仙的名字，就这样镌刻在罗霄山笔架峰下的寸寸光阴里，沿袭至今。时过境迁，家乡难写难认的名称郡县，已更名为炎陵县。城东乡已经拓展升级为霞阳镇，但是回龙山村民小组的地名已入脑入心，如今登上国道的指路牌高高挂起。

说到这里，自然会想到长眠于炎陵城西的炎帝神农氏。民间传说，神农氏系其母亲女登在华阳游玩时，遇巨龙相伴，感应受孕，生炎帝，诞龙种。所以炎帝神农氏一身是龙的容颜和威严。

回龙仙的小龙与炎帝大龙，就这样密接在一起，渊源不断。回龙仙的大山小水，地名都是“龙”字号。牛形龙耕田，苍树龙种菜，温家龙放牛，双龙龙砍柴，桃树龙摘杨梅，直龙里采石耳，龙王潭有石拐（石蛙），龙王庙葬故人。就连东西毗邻的两个村也喊做长福龙、板家龙。

至于人名小名外号，龙也是关键字眼，叫祥龙海龙云龙的男性，喊作龙妹子龙阿娘龙阿婆的女性，戏班子里吹喇叭的是龙眼子，打铜锣的是龙发子。

回龙仙那条留下来的小龙躺着的山头被喊作仙坳。为了让小龙长留仙气，福佑一方，先人们在仙坳前头的小山坡上建了一座庙，名曰龙王庙。一时香火袅袅，恩德绕梁。

读得书中书，做得人上人。回龙仙的几位老先生一合计，在人气渐旺的龙王庙里办起了私塾。爷爷的兄长谭汉文就曾在讲学传道，家族里的丰坤、丰庆、丰礼等几位老前辈，有空也来喝茶论道，饱饮一肚子墨水。

那一辈人里，但凡静下心来的，总能经纶在腹，挥毫走字，如行云流水，特别是吟诗拟联，把一段段经典文言文文巧妙地拿捏于股掌之中，滴水不漏。

村里写志，族中修谱，墨客们一一润色加花，记录春秋。一旁累死力的人靠边，就像老虎看水车，一圈又一圈，转不清门道。至于红白喜事，更是翰墨点睛，拟对子，写祭文，激昂一番，回龙仙的山水石土，人情往来，龙王庙的风水文理、悲欢离合，跃然纸上。

搞集体生产那个年代，回龙仙全体劳动力出动，在龙王庙后面的峡谷里拦水筑坝，修了一座20多米深的水库，发电碾米照明，灌溉喂猪100多亩田土。

有人神乎其神地讲，半夜里听到水库里哗哗啦啦风声浪，疑是仙坳上那条不安分的小龙移步水库洗浴，活络筋骨。

令人遗憾的是，“文革”期间，龙王庙及其牌坊被拆了个稀巴烂，私塾更是遭遇铲草除根。回龙仙读书出山的

风气，一时沉入水库坝下的龙潭潭阴森处。

不读书谋出路，只摘点金银花、捡点野香菇、烧点杂木炭，哪里能饱腹度日，于是有人琢磨着开山吃山。

回龙仙仙坳上的石头有棱有角，块块有光面，掺和水泥沙子打地基，固若金汤。闲得慌的劳力三五成群凑伙，买了雷管炸药，采伐石块，用8个轮子的大型拖拉机运到县城建房砌墙，50块钱一车，比作田种土多赚得几倍。

有样学样，一些未念完初中、高中的懵懂少年，索性丢掉书包，混入乱石中淘生活。

随后的坏消息接踵而来，有人点炮手被炸成了肉沫，有人与拖拉机一起坠入悬崖下的水库。野猪打洞似的采伐，导致四处垮方崩土，每年汛期，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水淹了龙王庙。

这一连串的意外，折腾得大家夜不能寐。其实，道理很简单，三日不读，口生荆棘。三日不弹，手生荆棘。胸无书香，手无一技，光靠几斤死力气掘地三尺，坏了生态破了风水，也伤了皮肉身躯，这才是最凶险的兆头。

所幸，逢凶还能化吉。随着恢复元气的村小学和联校慢慢扩大规模，父亲、光华、文武等回龙仙几位笔杆子摇得呼呼响的，都卷起裤腿上岸，到学校做起了民办教师，并相继转正当校长。算盘拨得行云流水的二叔四叔，分别做了村支部的秘书和镇企业办的会计。

大家这才觉得，学乃身之宝，技为席上珍。那些四两拨千斤的体面活，只有读了书手拿一技的人，才有资格摆平。

一人考学、全家争光的说法也逐步得到印证。读师范、学技术、上大学，成为光宗耀祖的热点。特别是近些年来，回龙仙谭家、黄家、罗家，每年都有后生子金榜题名，突围出山，或政或商，闯南闯北，有板有眼。

近几年，县里创业园规模逐步扩大，回龙仙的100多亩滴水滴肥的砂石地，像老虎看水车，一圈又一圈，转不清门道。至于红白喜事，更是翰墨点睛，拟对子，写祭文，激昂一番，回龙仙的山水石土，人情往来，龙王庙的风水文理、悲欢离合，跃然纸上。

走出去的年轻人掉头留守，在家门口车间里上班赚起了工资。仙坳上那些炸伤开裂的地皮，渐渐愈合，被新生的树草覆盖，其间偶尔还有鹿兔快闪，飞禽高歌。

龙王庙已经倒在一段故事里，不过根基依稀可见，沉淀着风声雨声。岁月无形却有痕，回龙仙多位读书耕种的长者，去世后都安葬于此，他们曾经也是一个仰望山水的书生，他们在那个年代的呼声，与参天的松杉呼呼共鸣，与后来人的脚步声咚咚感应。

## 远去的小站

王国梁

的家乡，是他们眼中的异乡。那时候我觉得火车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能把不同世界的人联系起来。

火车，铁轨，都是那么神奇。有一次，我偷偷跑到铁轨上，用小石块敲那几道铁轨，想听会发出什么声音。它为什么能让火车跑得那么快。谁知，小站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我吓得要逃跑，被他一把抓回来。那次，他结实结实给我上了一堂安全教育课，后来我再也不敢在铁道上玩耍了。

我们村里很多人会来小站卖一些土特产。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火车站便“吃火车站”。村里人卖小站卖货，也是一种谋生手段。我的母亲经常来卖煮鸡蛋。平日里的鸡蛋母亲舍不得让我们吃，都是攒起来卖。她说：“人家坐火车的出门不容易，鸡蛋都得留给人家吃。”我明白，母亲其实还是为了用鸡蛋换钱补贴家用。母亲卖鸡蛋从来都是童叟无欺的，不像个别的人，觉得火车上的旅客都是偶然经过，做的一次性买卖，便随意抬高物价。母亲对那样的人嗤之以鼻。远方的客人，在这样一个小站停留片刻，也是一

种特别的缘分，怎么能不善待他们呢？

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小站，周边也跟着繁华起来。卖吃的，卖衣服的，卖日用品的，各种店面都应运而生。小站周边简直成了三邻五乡的经济中心，百姓们都来这里聚集，像赶大集一样。我们的小村庄依傍着车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村里人好像都有一种优越感。

近年来，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火车提速了，小站也逐渐失去了它的功能。小站消失，让村民们失落了很久，听了多年的火车轰鸣声突然消失，大家都觉得不习惯。夜里安静了，有的人竟然睡不着觉了。

小站已经深入到大家的心中。如今，小站远去，不过小站周边的繁华依旧保留着。村民们有时凑在一起，说起那些年的小站故事，都很兴奋。多年里小站已经与小村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有故乡特征的存在。小站，留给人们太多的惦念。

那次我回到小村，见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指着小站周围的房子问大人：这是谁家的房子？我忽然很感慨，那个大人一定会给孩子讲起很多关于小站的故事吧。

记事本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村南几百米之外有一个小火车站。小村庄与小火车站毗邻，小村庄很小，小站也很小，彼此仿佛相濡以沫的老友，脾性相同，互为依赖。

我每天都听到火车到站后的鸣笛声，晚上还可以听到火车驶来的声音。连梦中都会有火车远去的声响。白天的时候，我经常去小站附近玩，还会独自躲在角落里看火车。火车有时不会停，我凝视着火车远远驶来，带着巨大的轰鸣声与我擦肩而过，然后又驶向未知的远方。火车是个庞然大物，在我眼中仿佛是在大地上奔走的飞龙，虽然那时候火车的速度不快。我很疑惑，这个大家伙是如何载着南来北往的旅客抵达想要去的地方。

有时火车到站会停，随着几声“咣当”的巨响，火车便稳稳地停下来。火车上经常会有人冲着我挥手，我觉得他们就像天外来客一样，充满神奇的色彩。火车上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关于远方的故事吧。车上的旅客下车，他们的表情也仿佛是来到陌生国度一般。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周围，我